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十二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通鑑總類卷十二上

宋　沈樞　撰

形勢門

漢婁敬勸髙祖都關中

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齊人虞將軍求見髙祖髙祖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髙祖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絫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

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

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高祖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高祖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然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也婁敬説是也高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荀彧勸曹操必取兖州

興平二年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

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勒兵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布乘虛寇暴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陸凱勸吳主歸建康

晉大始二年吳主居武昌楊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

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墝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吳主雖不悦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晉王導議不宜徙建康

咸和四年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吴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静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王述諫庾翼移鎮樂鄉

咸康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倍增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

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為然翼乃止

北魏君臣論遷都利害

齊建武元年魏主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高祖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洛

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高祖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梁元帝從胡僧祐議留都江陵

承聖二年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元帝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元帝笑又議於後堂會者

五百人元帝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衆莫敢先對元帝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元帝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元帝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胡僧祐等議

唐嚴震諫德宗幸成都

興元元年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

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成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

後晉高祖徙都大梁

天福二年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高祖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遂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長江之險門

魏有武騎千羣無所用

黃初五年文帝東巡如許昌欲大興軍伐吴為水軍親

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文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文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没乃旋師

長江天所以限南北

六年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文帝不從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

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文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梁羊侃請據采石拒侯景

太清二年侯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

萬不得濟矣景乃留鄱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武帝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乃以臨賀王正德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

陳後主恃長江天塹不備隋師

禎明二年隋軍臨江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黄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别栅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趨白

沙彛之晰敗走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濵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長城公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長城公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水戰門

吴周瑜敗曹操于赤壁

漢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先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吴權以示羣下張昭等曰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

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

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粮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為卿後援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

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先主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

晋王濬作舟艦以伐吴

泰始八年武帝與羊祜隂謀伐吴祜以為伐吴宜藉上流之埶密表留王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别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嵗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輙召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

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北來諸軍乃飛渡江

大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歩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

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殺吴都督留憲等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騎兵八百汎舟夜度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吴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越王錢傳瓘縱火焚吴船

後梁貞明五年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于狼山江吳船乗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巳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

以其半賜彦章家禀其妻子終身

晉王募李建及破艨艟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連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横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岍不能進乃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

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

楚馬希瞻匿戰艦以破荆南

後唐天成三年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

布贍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吴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南漢蘇章舉鐵絚以拒楚艦

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

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沉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隐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觧圍遁去

吴水軍大敗於江口

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静江統軍王彦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勲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勲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潜軍

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絶吳歸路𨒪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至道人磯德勲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勲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彦章以歸

後周張永德以鐵鎖縻船

顯德三年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没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世宗命唐卒教北人水戰

四年世宗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鋭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每以為恨迄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船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南唐戰船盡於淮上

唐兵有沿淮東下者世宗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

六十里擒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戰艦自淮達江

五年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世宗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

為神

攻守門

宋陳憲守懸瓠以拒魏兵

元嘉二十七年魏世祖將入寇大獵於梁川文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邉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頴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王鑠鎮壽陽遣左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

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魏引兵還

北魏攻盱眙三旬不拔

二十八年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世祖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絶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

生全饗有柔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𠜱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内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

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扵質文帝聞益嘉之

齊垣崇祖堰肥水以却魏軍

建元二年魏王嘉與劉昶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郛大難守退保内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内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郛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

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

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

數魏師退走

東魏高歡攻玉壁不利

梁中大同元年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

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

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

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寛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内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寛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寛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

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閒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

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解圍去

契丹主得猛火油欲攻幽州

後梁貞明三年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

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晏球不急攻城

天成三年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明宗

從之

契丹為郭璘所扼

後晉開運三年先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南唐張彥卿守死不降

後周顯德五年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

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降者

料敵門

漢賈詡料張繡追兵勝敗

建安三年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

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内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魏司馬懿料孔明出五丈原

青龍二年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

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争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揺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晉馬隆知西虜不足平

咸寧五年樹機能攻陷涼州武帝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武帝許之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横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

自至武庫選仗武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馬隆西渡温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没後隆使夜到武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凉州矣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凉州遂平

杜預違衆議竟下江南

太康元年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

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

東晉劉惔知桓温伐蜀必克

永和二年安西將軍桓温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

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温從之朝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

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

燕司馬恪言兵勢有緩急

十二年燕大司馬恪圍叚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

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絶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阻莫有固志龕面縛出降遂定齊地

西涼公自知未能禽蒙遜

義熙十二年西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北魏崔浩料秦地終為國家有

十三年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絶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

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

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静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

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徳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疇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盗有一方結怨四鄰撅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説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

兵隨之

夏王料取關中如拾芥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内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

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崔浩料諸將不能全舉

宋元嘉六年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大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

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恱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

以駒犢闘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制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發平城至漢南捨輜重帥輕騎襲柔然至栗水柔然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栗水

西行分軍搜討俘斬甚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産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既而得降人言可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

江淹等逆知攸之必敗

昇明元年沈攸之兵至夏口蕭道成出頓新亭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氣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

邑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逗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决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順間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為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

北魏于謹揣蕭繹出下策

梁承聖三年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等將兵五萬入寇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河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魏兵

且至元帝召公卿議之侍中王琛曰臣揲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黄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元帝聞而疑之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元帝夜登鳳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

北齊盧叔虎預陳伐周之策

陳天嘉元年齊主徵盧叔虎為中庶子問時務於叔虎

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

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北周韋孝寛計日築城

二年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寛嘗立勲於玉壁乃置勲州於玉壁以孝寛爲刺史孝寛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寛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

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寛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隋東都越王赦李密使擊化及

唐武德元年隋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改元皇泰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盖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

闞吾徐乘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為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柴紹察虜人無備

六年柴紹與吐谷渾戰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裴度預陳淮西必破之狀

元和十二年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對曰臣請自往督戰憲宗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以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

之流涕

吳嚴可求料唐主將有内變

後唐同光元年莊宗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温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内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荆南高季興言伐蜀必克

時季興入朝莊宗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

蜀二國何先李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莊宗曰善

龍敏逆陳破兵之策

後晉天福元年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

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敵騎入晉安塞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栢雖有鐵障可衝陷况敵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劉知遠料契丹必將北去

十二年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

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奇還使謂知遠曰汝不

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

後漢郭威問策於馮道

乾祐二年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

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

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絶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温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脱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乃發諸州民夫使白丈珂等帥之剏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檥舟於岸寇有潛

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後周王峻料親征有後患

廣順元年王峻留陜州旬日太祖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使者至陜峻因使者言於太祖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太祖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

吾事敕罷親征

機會門

漢劉表不能乘機襲許

建安十二年曹操之北伐也先主説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之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答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司馬懿言取蜀之機不可失

二十年司馬懿言於曹操曰劉氏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氏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

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助國門

北魏以職俸裨軍國之用

齊永泰元年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職俸便停親國聽三分受一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

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北魏減百官之禄以足用度

梁天監十四年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禄舊制民税絹一匹别輸綿八兩布一匹别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唐王求禮諫輸九品俸以贍軍

延載元年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上輸兩月俸以贍

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禄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既上表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為識大體者邪天后遂寢其事

通鑑總類卷十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總類卷十二下

宋　沈樞　撰

勤王門

漢沮授勸袁紹迎獻帝

興平二年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内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䘏民之意今州域粗

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即宫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頴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曹操遣將迎天子

建安元年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

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晉卞敦不赴國難

咸和四年陶侃温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寛宥轉敦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禄大夫敦憂愧而卒

軍儲門

漢酈生請據敖倉之粟

三年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抜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自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内揺蕩

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後唐李琪請勿稅農以養兵

同光三年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

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税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諫官請節儉以贍軍

莊宗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虚實乃止

轉輸門

漢蕭何轉漕以給軍

二年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事有不及奏决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户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

寇恂守河内以給軍糧

更始二年蕭王以河内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内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當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宅兵勿令北度而已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絶

唐裴耀卿請河口置倉輸關中

開元二十一年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寛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禄廪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

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
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
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
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
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僱載分入河
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
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
渭之濵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明皇深然其言

裴耀卿運米省僦車錢

二十二年明皇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陜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

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韋堅浚廣運潭以進珍貨

天寶二年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明皇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陜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帕首

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

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明皇罷宴竟日而罷

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

其潭曰廣運時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

以貯材木

唐世漕運首推劉晏

廣德二年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

洋迂險勞費以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

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劉晏隨宜造運船

建中元年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

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楊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縁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

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韓滉運米百艘餉李晟

興元元年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𠋣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

四

李泌乞割濠泗隷徐州以通江淮運路

貞元四年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隷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

裴休立漕法十條

大中五年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堕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陳磻石請運米泛海以贍軍

咸通四年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畧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

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懿宗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没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後周世宗給斗耗以裨綱吏

顯德二年世宗以漕運自晉漢以来不給斗耗綱吏多

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屯田門

漢棗祗募民屯田於許下

建安元年中平以来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觧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

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晉羊祜減戍卒以墾田

泰始五年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

被甲鈐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唐郭元振置屯田以積軍糧

長安元年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宋慶禮開屯田八十餘所

開元五年奚契丹既内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管内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郭子儀自耕百畞

大歴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畞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歳河中野無曠土

軍有餘糧

李泌請募戍卒耕荒田

貞元三年德宗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

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請營田以省費足食

元和七年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周太祖悉罷營田務

廣順三年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

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隷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太祖素知其獘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隷州縣其田廬牛農器并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

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南唐奪民田為屯田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

不成

宿衛門

唐薛仁貴謂宿衛之士不畏死

永徽五年四月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桄大呼以警宫内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漂溺衛士及麟遊居人死者三千餘人

張說請募逃卒充宿衛

開元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明皇改宿衛之士曰彍騎

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

二萬人為六番

敬宗減神策軍士厚賜

長慶四年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内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内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神策軍士不習戰陣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禀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絶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郤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諠譟燒營而潰

韓建奏罷諸王典兵及天子親軍

乾寧四年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并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

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
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
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崔胤留外兵以充宿衛
天福元年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
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
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
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

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謂胤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為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之黨布列禁衛

三年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朱全忠密令宿衛將殺崔胤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并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

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隂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吳宿衛將以兵脅君

後梁貞明二年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刼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謙等陳於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

杜晏球帥龍驤軍士討亂兵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揺心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夕復

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决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宫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後唐莊宗親軍不自安

天成元年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

從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從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温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南漢宿衛兵皆無賴子弟

清泰元年南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

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

後晉禁軍皆在杜威麾下

開運三年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

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虚

周世宗大簡諸軍充宿衛

顯德元年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鋭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

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戍卒門

北魏源賀乞宥贓盜以戍邊

宋孝建三年魏以尚書西平王源賀為冀州刺史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

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

唐徐兵戍桂州作亂

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

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
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佶等作亂殺都
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龎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
掠州縣莫能禦懿宗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
州戍卒乃止剽掠

後唐李彥饒不從戍卒為亂

天成元年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
橋出城復還作亂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逼曹

州刺史李彦饒為帥彦饒曰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彦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彦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彦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軍州始定即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明宗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

監軍門

唐白居易請罷諸道監軍

長慶二年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内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

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

一必有成功疏奏不省

諸節度逼於監軍不得專號令

穆宗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

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

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

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

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廹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顔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頴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並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

取

劉悟為監軍陵轢作亂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裴度請斬劉承偕

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穆宗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穆宗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収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効死非獨悟也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

出穆宗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監軍激士卒殺李絳

太和四年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與僚佐宴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

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與推官趙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寃諫議大夫孔敏行具陳叔元激怒亂兵文宗始悟

李德裕約監軍不得預軍政

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

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

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

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

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

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

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

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

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

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宣宗敕戎臣失律並坐監軍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性卞急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貶李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並坐監軍

張承業惜庫錢以養戰士

後梁貞明三年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

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
時須錢蒱博及給使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
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
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
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
禄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
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
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

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劒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入宫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

監軍譖李建及以私財賞軍

六年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魏博内外牙都將建及爲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自恃無它行之自若王罷建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梁王以段凝監軍於河上

後唐同光元年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

不聽

南唐韓熙載諫唐主用監軍

後周顯德三年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唐主不從

馬政門

唐張萬歲王毛仲善牧養

開元十三年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岍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内外閑廄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别為羣望之如雲錦明皇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

王忠嗣高估價以市胡馬

天寶五載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

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以一馬易四十縑

大歴八年回紇自乾元以来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絶於鴻臚至是代宗欲悦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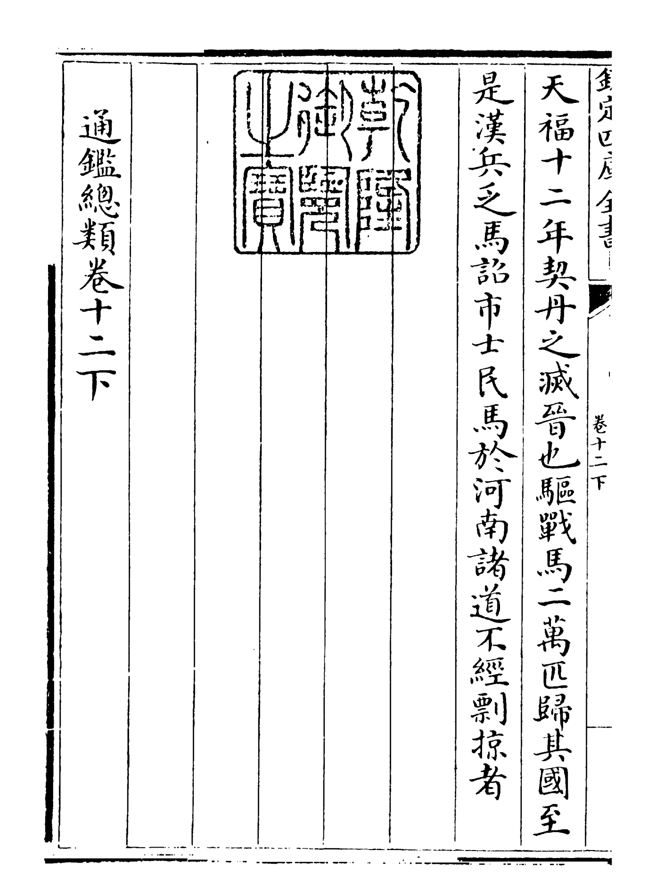
後唐明宗縁邊置場市党項馬

天成四年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范延光請緣邊市馬給券

長興四年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来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

後漢高祖市民馬於河南



天福十二年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通鑑總類卷十二下